

樂典

樂典卷第十六

樂義四

樂物章第四

天動故不息地静故不易不息故神不易故形是故龍虎鳥龜天垂象矣鱗羽毛介地載物矣取物制器應氣而鼓之形與神合變化見矣

通曰天妙萬物而不可窮者也動故不息四時行焉地均萬物而不可亂者也静故不易四維定焉所以行者神也所以定者形也神則象見於上形則物產於下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已自不

息者觀之天施陰陽之氣而地乃上交一元之始氣既升者上爲日月星辰故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其根荄皆發於地而形於天東方成龍西方成虎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北方成龜皆西首而東尾日行星紀斗牛分野玄枵女虛危娵訾室壁爲北陸斗則自北而東日行降婁奎婁大梁胃昴畢實沈觜參爲西陸斗則自東而南日行鶉首井鬼鶉火柳星張鶉尾翼軫爲南陸斗則自南而西日行壽星角亢大火氐房心析木尾箕爲東陸斗則自西而北斗循天而左行日違天而右行與天會則爲歲與月會則爲朔斗柄

述氣輾與日合是謂星辰故冬至七政起自牽牛運五行而成四時中星驗焉宿也者七曜之所宿也中星昏見正南爲中仲冬日短星昴仲春日中星鳥仲夏日永星火仲秋日中星虛二十八宿四宮之正子午卯酉各有三宿餘皆二宿各有所肖如虛日鼠在子室火猪在亥之類是曰生肖中星則以三宿之中者驗之自不易者觀之地化陰陽之氣而天乃下濟開辟之後氣既降者下爲鱗羽毛介蓋東之爲言動也萬物始動而生也動於角則春氣東行爲風風生木與骨鱗物之搏身中堅者肖焉厥象星則少陽也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龍以爲畜則魚鮪不淰矣南之爲言任也長養則萬物

莫不懐任也發於徵則夏氣南行爲陽陽生火與心羽物之清揚上騰者肖焉厥象日則太陽也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鳳以爲畜則鳥不獝矣西之爲言遷也萬物遷而落也散於商則秋氣西行爲陰陰生金與甲毛物之勇力外堅者肖焉厥象辰則少陰也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麟以爲畜則獸不狘矣北之爲言伏也萬物莫不伏藏也宇於羽則冬氣北行爲寒寒生水與血介物之濡凝下潛者肖焉厥象月則太陰也介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龜以爲畜則人情不失矣介鱗之

蟲陰氣之所生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中央之氣陰陽相包而爲㵎濕生土與肉倮物之淺毛豐膚者肖焉而聖人爲之長設官三百六十以治之黃鐘之宮爲樂之統夫猶是也度數聲音以合日月星辰取物制器以象鱗羽毛介如笙鏞之象鳥獸簫管之象鳳凰形也合生氣之和而始終乎黃鐘之宮則神使氣氣就形矣形與神合鼓而諧之變化迭見六變可以致象物天神九變則四靈畢至書之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形與神合之謂也夫陽律萌而玄駒步陰呂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

以感而況於含靈者乎

四方百物有常產也至陰發陽有常制也法天之明

襲地之靈故物備而樂成

通曰至陽赫赫發乎地至陰肅肅出乎天兩者交

通成和而物生焉故周官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

謂六牲之屬動而產於天者以出至陰於祭饗而

又以中禮防之然後禮由陰制與天地同節矣以

地產作陽德謂八器之屬靜而產於地者以發至

陽於歌奏而又以和樂防之然後樂由陽作與天

地同和矣四方百物之產東則有青茭之絲次[illegible]

之條南則有羽畎之翟嶧陽之桐泗濱之石荊揚之金西則有梁州之磬雍州之球北則有曲沃之匏阮喻之管制以為器度數齊量一無所戾焉則物得其常而樂極在是矣凡聲陽也至陽自地產而發故曰天地訢合陰陽相得所以煦嫗覆育萬物者孰非樂之歸哉然取物非其時則律氣不協非其地則神靈不聚故冒鼓必以啓蟄之日應乎靁也仲冬剖黃鍾之陰榦仲夏斲蕤賓之陽柯順乎天也琴瑟有雲門空桑龍門之殊管有孤竹孫竹陰竹之别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

有常產焉大小相君以應黃鐘之宮故必有常制焉天宰元神神動故明生地宰元形形靜故靈萃有常制而又慎應四時之令則斗日會辰可以法天明矣有常產而又博採四維之材則其器貴重可以襲地靈矣今夫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有一於此雖金出荊揚奚用哉琴之制四絃軫徽越是已絃以被音軫以機絃徽以比度越以亮節被音則清濁見機絃則高下張比度則細大不踰亮節則聲應不伏故絃取其韌密也軫取其括圓也徽取其約次也越取其中

疏也苟絃之初疎則清濁弗能具矣軫之括滯則

高下弗能通矣徽之數失鈞則細大相踰矣越之

中淺以隘則聲應沉伏矣雖選材嶧陽亦棄物耳

即是教之則制也不可妄為也苟失其常雖能備

物樂何由成哉

鐘磬琴瑟笙簫柷圉所以奏也干羽旌旄所以舞也

筍虡崇牙樹羽所以縣也形可分而神不可分故禮

主器以辨異樂主聲而統同

通曰制樂餙器必以四靈焉如鐘磬之虡象鳥獸

琴瑟之形象交龍笙簫之形象鳳翼柷圉之形象

龜虎皆所以奏也干戚以象玄武羽籥以象鳳鳴旌以象交龍旄以象毛麟皆所以舞也筍業横貫刻以龍蛇鍾虡植趾刻以猛獸磬虡植趾刻以飛鳥業之上齒刻以重牙以掛垂紘謂之樅畫繪爲翣戴以璧垂旄牛尾植于筍兩端羽鳥之下謂之樹羽記曰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簨筍同崇齒同周之璧翣其彌文漸矣考工記曰梓人爲筍虡横曰筍植曰虡筍上飾以大板如鋸齒樅業然所以筍亦可名業其實業名崇牙與筍爲二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脂牛羊屬膏豕屬倮虎豹貔螭淺毛者毛物有此三等羽鳥屬鱗龍蛇之屬厚脣弇口

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脰脛若是者謂之臝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鐘宜若是者以爲鐘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弇於檢反燿讀爲哨么小也大胸燿後前粗後細也大體短脰身大頸肥也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數音促顧音慳銳謂喙尖決謂吻利數謂視急顧謂脰長小體騫腹謂身小腹縮可以騫舉也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摶圜鴻大也頭小而身長圜而大此爲魚屬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

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穨爾如委矣苟穨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將如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網色界反攫爪之決裂也網牙之纖利也援有所擊取也簭有所齧食也皆猛鷙貌鱗之而頰之有髻鬣也作起也撥怒貌匪斐同采色也雕刻此畎以為筍虡其爪必長而曲其目必露而聳其頰必起而隱則其眡如怒繞施采色雖鍾磬未擊其物已似能鳴者否則委伏無神以鍾磬加之如將廢墜然縱施采色亦不活動也

夫虡異者其器異也筍同者其紘同也栒虡所以縣鐘磬而崇牙樹羽所以飾筍虡也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

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蓋縣鐘二八如堵墻然兼磬一堵則肆也宮縣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爲家也軒縣闕其南面避王南面也判縣又闕其北卿大夫左右王也特懸一堵象士之特立獨行也宮縣四面鼓之軒縣三面鼓之皆鐘磬鎛也判縣東西面鼓之有鐘磬無鎛特縣階間縮霤北面鼓之有磬而無鐘此貴賤之異也然歌奏還宮周流貫通相生相長其變無窮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無弗同者奏者奏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苟形真則聲真合氣於神者

地承天矣蓋其可得而分者形也其不可得而分
者神也故曰樂主聲統同而從天禮主器辨異而
從地
夫縣其猶天邪冬夏之交南北之極也東爲陽中萬
物以生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也舞設四表其天意
棐邪
通曰天子宮縣猶天圜也北方南面應鐘起西磬
次之黃鐘次之磬次之大呂次之磬次之皆東陳
一建鼓在其東西鼓東方西面太簇起北磬次之
夾鐘次之磬次之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鎛姑

洗次之磬次之一建鼓在其南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南方北面中呂起東磬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磬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南鼓西方東面夷則起南磬次之鎛次之頌鍾次之頌磬東面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磬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東鼓朔鼙在其北東鼓大射則撤北面惟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不擊而建鼓在東者移于阼階西與應鼙皆南鼓簜在建鼓之間（簜竺簫管備之屬）鼗倚于頌磬西紘而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各有鼗焉黃鍾蕤賓南北相

應此冬夏之交也然鐘磬之編者皆主黃鍾故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君於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洗北當鎛之南故大射則移其鼓鞞以避之祭祀則北面對越故曰鞞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而四金東西應鼓為節主之延賓則在東南焉故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是以東方笙磬謂之笙笙者由笙磬而南鍾鎛應笙者也西為陰中萬物以成始擊朔鼙而東應之為西階賓所由來而發詠合舞之發在焉

故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忒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是以西方謂之頌頌者言成功也由頌磬而南鐘鎛應歌者也六呂爲同特與律間耳故曰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鐘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鐘均器利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大合樂則舞設四表焉第一表南第四表北第三表東第二表西舞應樂聲而動猶日月之與經星相值也由北直南而從分之曰度由東至西

而橫截之曰道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對
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至於分同道也至相
過也回復四表似之故曰舞天意兼也
有戚於此怒而鼓之則武憂而鼓之則悲喜而鼓之
則樂其志變則其聲亦變其至誠通乎金石而況於
人乎端莊之物感人而正氣應之容好之物感人而
和氣應之亢麗微末之物感人而淫氣應之粗厲猛
賁之物感人而戾氣應之是故孔子鼓琴而閔損知
其所欲隸人擊磬而鐘期知其心哀是以君子愼其
所以感人也

通曰樂者人情之節而心性之所發也金石絲竹無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也藏之於無出之於虛其必有所緣者矣聲嗟氣嘆此天籟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機之自動者也興之於心作之於氣而循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則樂斯論倫無患矣視聽起居事親從兄無不自反而誠故至和日以積而暴慢消至順日以積而乖戾泯五官百體畢循其正發吾心之感於聲樂皆德音也苟心有所忿懥憂懼不得其正則樂焉能捨乎是故形色聲味衆心美焉必有美質在其中者

矣衆心惡焉必有惡質在其中者矣端莊容好質之美者也所感者美物而氣應安有惡者乎微麗粗猛質之惡者也所感者惡物而氣應安有善者乎昔者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向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欲之爲也沉則得之形也夫子何所感之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誠有之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汝二人孰識諸曾子對曰損孔子曰可與聽音矣鍾子期夜聞

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市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强説乎哉由是觀之作樂者不可以不慎

宋沆者璟之孫知音律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召對命坐使作樂曲問其得失耳曠言迂衆工多笑之忽指一琵琶工云此人逆而忍無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指一笙工云此人今魂

已遊盤葚不可更令供奉已而皆如其言上益加
禮遇每令察樂衆工兆之愆端汙沈懼禍乃辭病
去沈之知音亦
亞於鍾期者矣

夫物有形有名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經氣失常則形不麗名故天地四時樂之元也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而不相越也正名百物與時偕行四時迭起百物循生

通曰凡物皆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樂以器作則神合於形而可象有形則名麗於聲而可命夫日月薄蝕星辰紊軌當秋而春當冬而夏經氣失常故也鐘厥戾氣妖孽兆焉如所謂衆曰益

出二月並見星有彗孛木君山拱有兎生雉雉亦生鷄馬牛乃言犬彘乃連者矣胎生者殰卵生者殈雞有其形名不副君觚不觚然何則天地不能眗嫗萬物故也見呂覽制樂明理篇聖王作樂以參贊之宮起角羽其聲極清象變氣於天徵流于商其聲倍下象布氣於地故應鐘生植物起角羽則聲應于黃鐘蕤賓之角羽聲應于林鐘大呂之角羽聲應于太簇三調之外必得三氣乃能施化九辰皆如之中呂生動物起角羽則聲應于蕤賓黃鐘之角羽聲應于大呂林鐘之角羽聲應于夷則其爲三

調夫猶是也三統合於一元十二管類皆循環轉運義無停止必視五行焉故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餘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還相爲宮者當其王月名之爲宮也若仲冬不以黃鍾爲宮而主羽孟春不以太簇爲宮而主角則水木不王矣陰陽失度天地不通肩由成冬春哉鍾律書曰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以斯而論誠爲不易故陽生於冬至推陰氣而上之是以隆寒鼓百物之出機故曰日一北

而百物生陰生於夏至推陽氣而上之是以盛暑
鼓百物之入機故曰日一南而百物死陰陽五行
播爲四時之節各有分限不得相越當以度行也
故太合樂以生氣召和東應蒼龍致以羽音鱗物
乃作南應朱鳥致以角音羽物乃作西應白虎致
以宮音毛物乃作北應玄武致以商音介物乃作
中應軒轅黃龍之體致以徵音倮物乃作鐘厥冲
和夫安有殯殈者乎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
形於樂則羽角（羽爲物音綱則財阜　角爲民音綱則民聚）故雲門之舞
爲大卷卷之爲言聚也民聚則夫婦毋子恒不離

散形於樂則徵商宮不離徵以象夫婦徵流於商以象母子故咸池之為營施也德施徧也天官書曰西宮咸池不音白虎以有咸池五潢發於其聲見於其形幾於其名著於其理聲律大合氣必隨之故四時迭起百物循生空竅寄萬之地澤凝冰涸之處無時不行無微不入剝結雉雛之云者應候而至矣

象物在上五土在下樂其所自生而百物以化是故水土所以澤生物也宮羽所以合生氣也陰陽相求同異相濟上下相感本末相從故動物作而神明至

通曰天有常期物有常理四時衰王者期也五行

生克者理也聲律娛爲宮羽大小相成形於上者爲象物及天神形於下者爲五土之物生生性同用管轄日朔肯有事其應在天在天則日月星辰也兵動民變其應在物在物則山林鳥獸也邵子皇極經世次聲倡地音和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人有皇帝王霸物有飛走草木其說與轄同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生於天天神日月星辰者也龍爲星精屬木鳳爲日精屬火麟爲辰精屬金龜爲月精屬水然黃龍之體則在中央故統宮角五土物生有形在地所謂山林宜毛物川澤宜鱗物丘陵宜羽物墳衍宜介物原隰宜蠃物者也樂者象也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浮天而載地萬物之源也故宮爲沖氣羽爲水調水上於天則爲雨露

下於地則爲潤澤非獨草木也鳥獸得之形日以壯而羽毛豐茂鱗甲鮮著蜚螺飛鼓息之屬不得不生萬事不得不成包育群生而亡所極者也有虞之紹堯也水土既平民事修和禹作樂以象焉水土平猶宮羽均也民事修和猶設宮分羽而角徵行乎其中也傳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故宮角各以其羽合而爲角角兩徵之角各以其羽合而爲徵徵角爲招生氣之和也茲咸池承雲九招所以章好生之德與故宮羽相成以致物亦以致祇奏樂必虛其三正聲則男女睽

矣蓋天以一而變四乾索坤而得女黃鍾之角羽象之地以二而變四坤索乾而得男太簇之角羽象之故陰陽必相求而後通也清濁相經中聲乃出黃鍾爲宫則南吕爲羽太簇爲宫則應鍾爲羽宫羽雖同清濁則異故同異必相濟而後聲和也清濁緩急中動其氣則神靈感明上變其光黃鍾主清角盡五聲而六變天氣下降于地宫之羽太簇主流徵盡七音而八變地氣上齊于天宫之羽天地訢合而龍虎鳥龜之氣動則陰陽相得而鱗羽毛介之物形矣故上下必相感而後象成也萬

物之情所欲莫如生所惡莫如殺惟木生火致羽物必以角音而角以羽爲之地則川澤之示應之惟火生土致倮物必以徵音而徵以角爲之地則山林之示應之詳樂歌章故本末必相從而後物作也然則奏之朝廷郊廟豈必神示物鬼原野飛走倐爾盈庭哉形神發越歌奏相命中聲充塞乎天地之間冲融旁魄渢渢驛驛而庶物露生詩然皆作神明且至矣何則聲律與天地四方之氣相爲流通故也德音動此其光照彼樂氣形此其物成彼感通之妙夫人孰得而測諸雲咸以降英莖繼作

合樂爲韶化及天下故麟鳳在郊龜龍在沼後之

爲樂者辨聲不明比音不合則情文俱泯無射之

覆景王鑄無射之鐘爲之大林以覆之林鐘爲羽也伶州鳩非之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謂羽覆掩宮聲變羽之轉相寬曰古者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庶姓者民間酒會各以叢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謂宮羽相變也雖風律未

以不與人齊然離而不合往而不反上亡足以動

天下亡足以合地其所可致之四靈去人也遠矣

乃誣聲樂本無感通之妙先王爲是夸言爾豈知

道者哉

果知此道矣雖山林谿谷之音可從而致也草木之

無知可從而動也鳥獸悉關於律則形氣通焉樂者
人性之所自有也
通曰堯之命質爲樂也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
歌舜之定鐘石論人聲也乃及鳥獸感變於前五
載一巡守貢正聲而九奏具成雖鳥獸之聲猶悉
關於律夫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性者萬物皆備
者也故凡物色所感如山谿之無情草木之無知
皆可以爲聲矧鳥獸形氣具而性靈可通者邪伯
牙學琴於成連子見海水項洞山林杳冥鳥獸悲
號歎曰夫子將移我情乎援琴而歌歌未終而成

連子至曰至矣哉音乎遂爲天下絶倡由此上言之寓物成音其猶有質之道乎他日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志在高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峩峩乎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江河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復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伯牙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子期輙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尚想象猶吾之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子期死伯牙擗琴絶絃以世無復知音者也後之號知音者每以來鍾

之羽應鍾之角發春生唐人作中呂調即夾鍾之黃鍾為羽也有春光好楊柳枝等曲夷則之羽夾鍾之商應秋殺即中呂宮也有何滿子等曲六么水調猶用宮羽焉六么水調有四曰黃鍾羽即南呂俗呼般涉調曰夾鍾羽即黃鍾清俗呼中呂調曰林鍾羽即姑洗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即中呂俗呼仙呂調述氣類物亦古樂之緒餘耳詳樂音章然皆離而不合必也宮倡商和乎羽非宮不和宮非羽不反商為流徵與宮羽同聲相追然後和矣故宮羽和則應在君父禹修九招以象水土平而民東樂效舜歌南風而天下治商羽和則應在子孫唐裴知古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正月享西京太廟聞商羽諧和曰當有吉慶之事其在唐室子孫乎其月中宗復位復國為唐大樂之應如此凡大樂九奏大小相

成然後異於清商獨張者矣

夫政象樂而人行之政善樂和則物感而化故作樂以人爲大昔舜命夔典樂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感之至也

通曰樂必各守其聲集以成和官必各治其職合以成政故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不可以相違此所以不受也賢主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臣和衷於下以事君是異調而同奏也君和德於上以敷

臣是合韵而克諧也人和則政善政善則樂和樂
和則物應其本如此昔者衰公問書稱夔曰於予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
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
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而況於獸乎夔
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
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
政之本也衆官之本既成熙熙焉然後樂乃和焉
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
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

也惟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非其一足也公曰善用是論之物應由樂樂和由政政和由人舜禹作之后夔典之君明樂官官明樂物蓋能通天下之志故其樂成於心然後宣於聲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獨出於器而已故曰作樂以人為大

樂典卷第十六

樂義五

樂聲章第五

言者天之聲也聲者樂之象也形色臭味夫人知之出納五言非聖人莫之能聽也黃帝以其緩急正以五鍾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是故有大小之倫焉有始終之序焉

通曰天包地外地上之氣皆天也人生其中德性之知帝迪天牖存爲發而爲言長則函胡重濁者則明亮輕清五聲始備凡陰陽之消長日月之盈

虛四時之推遷星辰之運轉非有度數而均節成
者呼吸通焉故天載無聲也人之五言即天之聲
也一氣分陰分陽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盛則爲
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極則爲水爲
冬爲知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
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知之是非則已全
伏於中土則居中宮爲信至誠成聖而衆善出矣
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故其
爲聲也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
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知

其象如此是以位有五材土其主也物有五形木長
金短水斜火銳平其主也土形中平色有五章木青金白水黑火赤黃其
主也氣有五臭木羶金腥水朽火焦香其主也味有五變木酸
金辛水鹹火苦甘其主也夫人能辨之至於聲者觸於角
杜於徵章於商宇於羽而宮實主之辨者誰與書
曰出納五言女聽非舜禹之聖固不能也是故采
詩於民納之於上其言有五律呂以諧之八音以
播之或協於宮或協於商或協於角徵羽合彼五
德務求和平焉然後奉命於君出之於下合彼五
德用之鄉人邦國以成政化苟有怨怒而不和平

則去之所感從可知矣然形色臭味其迹粗而易知聲則微妙而難審必如目之於色而後可焉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正五鍾令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洒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五鍾既調然後作五行以正天時春爲木夏爲火中央土王秋爲金冬爲水立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春者工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當時廉者之官王天地於中此古五官也李與理同夫五鍾各如五聲之色使之成文而不亂曰大以重者春角夏徵顯諸仁也曰光者宮和正聖居中而通明也曰昧以隱者秋

商冬羽藏諸用也知仁文際爲陽然羽緩於角而
羽辯所存者角耳禮義文際爲陰然徵流於商而
商分所存者徵耳商伏於羽文雖去而實存焉此
出納五言之所由起也至於大小之倫曰宫商角
徵羽始終之序曰宫徵商羽角絃而歌之直己而
陳德此所以應陰陽四時而動日月星辰者與
地載神氣關地及泉而聲可審矣繇大而小自下而
高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此之謂也
通曰樂本太一一者道形於水也天形正圜水居
其半地則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與神氣合而生生

不窮天地之所以升降也故聽聲之術七尺爲施視土所宜凡草宜楚棘是土也五施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音中角草宜茅雚是土也四施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草宜黍秋是土也三施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草宜菽苕是土也再施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草宜苹稻是土也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本作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窌居郊反深空之窨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以鳴以下六字疑衍夫水土之氣畜陵

在下積四陽之月雷乃發聲其出地上而奮也始則殷殷隆隆沉厚渾雄在下衆動是之謂宮繼則亹亹哆哆抑揚流利從下而上是之謂徵中則玲瑲鏘鏘勁明凝長碍歷四達是之謂商已而舉舉詡詡高徹遠去細小而清是之謂羽終則剝剝啄啄中平端確質直而收是之謂角人以聲合之商出於齒角出於牙徵出於舌羽出於脣其所由發者以漸而著獨宮聲全自喉出以其無之也始出於喉合口而通麤大沉雄舌則居中自內直上故曰宮再出至舌齒合脣啓回緩舒遲迭振以起自

斜降出故曰徵又出至齒口開齶張騰上歸中明達堅剛雖出若留故曰商又出至脣齒開吻聚清徹迥亮飄振以舉若留而去故曰羽惟出至牙縮舌而躍張齒湧吻通圜實樸平出於前故曰角宮最沉濁羽最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清濁之中何以知其然也宮內開而呼商依齒而呼聲皆近而抑然喉在內齒在外故喉聲極濁爲宮齒次濁爲商也羽振脣而呼徵振舌而呼聲皆遠而揚然脣在外舌在內故脣聲極清爲羽舌次清爲徵也至角則按牙而呼半開半閉[illegible]

而內入故爲中聲也審已之聲以合物而外聽故明察物之聲以合已而內聽益精心耳俱到乃能研究不謬以入律呂而樂興矣人之氣出於肺口以漸鼓動而五聲出焉亦猶天地之氣出於土囊之口以漸鼓動而風聲出焉合樂歌奏相命其律縣大而小自下而高順動象豫故耳郊望宗廟樂雖九變然五言爲關有倫有序豈越旋宮哉

聲成言則氣成象矣闢闔而爲陰陽緩急而爲剛柔率發而爲仁義正名而爲萬物

通曰言爲心聲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也

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惟人載物之聲亦然豈惟聲哉凡形色臭味皆然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見於聲則言成而意象出矣氣不可得而見聞所可得而見聞者聲成言也是故謂之象也天之聲清而上地之聲濁而下形感而聲出焉理於是乎在來之聲必來去之聲必去事感而聲出焉理亦於是乎在初無心曰天地去來也蓋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闢亦莫不合也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言乎陰其聲必闔言乎陽其聲必闢

言乎剛其聲必急言乎柔其聲必緩言乎寬和溫厚其聲必仁言乎肆辜而斷制其聲必義至於一草一木其聲亦必象其形曰樹有植立之象鳥曰枝有散殊之象馬禽產鳥鵲之類隨所見則又因其聲而聲爲鶡鶡所以協鷃也喈喈所以協雞也物體自有精粗精粗謂之好惡上許皓下遏郭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謂之好惡上呼號下烏故皆形必事之感而清濁分爲夫輕清爲陽陽主生物形用未著故字音常輕重濁爲陰陰主成物形用既著故字音必重如衣施諸身則爲衣冠加諸首則爲冠平聲者

其音重已定之物屬乎陰也去聲者其音輕未定之物屬乎陽也物所藏曰藏所處曰處藏平聲處去聲作平聲者輕其作去聲者皆重推類以盡其餘一生成之理而已

水土風俗不齊而氣體心術隨之五德之言皆可協也審於心决於耳故其爲聲和以平入於耳藏於心故其爲樂安以久

通曰聲之難辨者由水土風俗之不齊氣體心術之殊異也傳曰九州殊題水泉剛柔各異青徐角羽集氣舒遲人聲緩其泉鹹以酸荊揚角徵會濮

輕人聲急其泉酸以苦洲州商徵接氣剛剽人聲騫其泉苦以辛兗豫宮徵合平靜有慮人聲端其泉甘以苦雍與介商羽端駃以烈人聲捷其泉辛以鹹又曰山林之民毛而方得木氣多言皆角音川澤之民黑而津得水氣多言皆羽音墳衍之民專而長得火氣多言皆徵音丘陵之民哲而脩得金氣多言皆商音原隰之民豐肉而癉得土氣多言皆宮音他如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脣舌西方之音在喉舌北方之音在喉舌利于喉者不利于脣利于齒者不利于喉此方言異也豐腴

者聲多在喉清朧者聲多在脣口利者聲多在脣
舌情隱者聲多在齒噿此氣體異也爭誕者其聲
流散順信者其聲循節鄙戾者其聲嘶醜寬柔者
其聲温好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
直此心術異也成均之法五音本無定位隨律命
之教子弟之童者俾一於中和焉性緩聲慢者使
之不徐性急聲躁者使之不疾久則查滓渾化德
性端純方言如楚聲高齊聲下商聲急之類皆一
于正矣其始也審於心決於耳末言與聲應相保
然後和和則細大不踰然後平及其既也入於耳

藏於心善端之萌悅豫相安然後純固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此之謂也

夫數其起於易乎庖羲氏造六虛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故五均始於宮窮於角通曰字之本聲單出而專一律以和之乃成五音則有數焉其源於易乎庖羲則圖書以造八卦重爲六虛以迎陰陽建律曆自圖書之天一以至地十而聲生於日清濁分太少而十日行焉即天數

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也月令盛德在木其日甲乙以至盛德在水其日壬癸此五者雖曰相得然陰無匹陽無偶其專一者乎故必合之丁爲壬匹天一生水於冬而地六成之調羽以角故丁壬爲角甲爲已偶天三生木於春而地八成之調角以徵故甲已爲徵丙爲辛偶地二生火於夏而天七成之調徵以羽故丙辛爲羽乙爲庚匹地四生金於秋而天九成之調商以商故乙庚爲商戊爲癸偶天五生土於中而地十成之調宮以宮故戊癸爲宮水木火金以土爲主羽角徵商以

宮爲主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宮爲聲綱焉譬則堂室與阼階之以堵是謂宮中角徵商羽若四門然闢之則氣通自無而有闔之則氣閼自有而無非宮則四聲曷從生哉故一得五成六二得五成七三得五成八四得五成九起調以宮一調出而四均成非曲以宮九變闋而宮聲返又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自書觀之三分九章三而成天焉三而成地焉三而成人焉以畫八卦凡奇一皆函三奇三三爲乾其用九三分損一則奇生偶凡偶一皆損一偶三爲坤其用六三分益一則偶生奇

用九而總八卦之奇合爲八十一是謂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乾奇三爲九震坎艮各一爲九巽離兌各二爲十八因而倍之爲七十二用六而總八卦之偶合爲五十四坤偶三爲六巽離兌各一爲六震坎艮偶各二爲十二因而倍之爲四十八於是八卦互相乘爲六十四此五聲所從出也蓋宮商以陽爲上而下生徵羽以陰爲下而上生至角而窮焉故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九九八十一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爲角至是三分之而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所以止於五也或曰猶凡

將起五聲凡首猶言總腦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
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主一而三九二十七八十一是
謂四開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八十一加二十七為
百有八半之五十四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角乘亦三分
之一也三分百有八去一得七十二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
三分七十二而益二十四如前法合九十六半之四十八有三分而去乘適足
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得六十四或又曰淮南子下生者
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倍宮數八十一為百六十二以
三分之得五十四因而四之為二百一十六以三分之得七十二倍七十二為百四十四以三分之
得四十八因而四之為百九十二以三分之得六十四倍為百二十八三分之四十二餘二算故角

數窮也參伍錯綜無不契合此所以為天地自然之數歟

宮聲調則君以聖王矣

通曰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聲綱無為而覆物有君之象為君當寬大容衆故其氣沉以洪其聲弘以舒其和敦以柔自脾交於心而通於舌故曰宮謂之重重則舌居中自重調之如河烏影豫合皆始終會於喉分者也鳴卯之牛其聲重厚在德為聖在事為思於四時為季夏土王用事上應填星司聖典致時風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

十八歲而一周天歲與熒惑太白辰星皆曆所鎮之數而行四星皆失則填爲之動宮爲四聲綱其應如此故附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則君道王君道王則填星得度地亡災王去聲

商聲調則臣以義章矣

述曰商者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有爲以章度有臣之象爲臣當發明君之號令故其氣剛以安其聲揚以明其和肯以斷自肺交於肝而通於口故曰商謂之斂斂則口開張自斂調之如清心審照閑皆始終會於幽際者也離群之羊其聲斂捷在德爲義在

事爲言於時爲秋上應太白司乂典致時務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一周天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則臣職修臣職修則太白行當人民昌

角聲調則民以仁康矣

通曰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善觸而離散有民之象爲民當儉約而不奢僭故其氣平以直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自肝交於脾而通於鼻故曰角謂之經經則舌縮却自經謂之如溪群始見一皆始終會於舌牙者也（登木之雉其聲堅貞）在德爲仁在事爲貌於時爲春上應歲星司肅典致時而

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一周天故閼角聲莫不惻隱而愁人者則民俗康民俗康則歲星得度五穀孳

徵聲調則事以禮行矣

通曰徵者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出無而召有有事之象爲事者君子之功當急就之故其氣厲以舉其聲貶以疾其和遞以續自心交於脾而通於目故曰徵謂之迭迭則舌拄齒自迭調之如都知兩遞徵皆始終會於齒舌者也（駿賢之承其聲迭起）在德爲禮在事爲視於時爲夏上應熒惑司哲典致時燠

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一周天故聞
徵聲莫不善養而好施者則政事理政事理則熒
惑順行風雨時
羽聲調則物以知藏矣
通曰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因時而禽張有
物之聚爲物有委聚故其氣振以徵其聲虛以清
其和輕以遠自腎交於髓而通於耳故曰羽謂之
柳柳則脟撒聚（柳枝輕搖聚脟振動）自柳調之如明知暝奉
別皆始終會於脟吻者也（鳴樹之鳥其脟輕搖）在德爲知在
事爲聽於時爲冬上應辰星司謀典致時寒日行

一度一歲而一周天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
者則財物阜財物阜則辰星得度四氣平
是五均也和之以人順之以天行之以五德應之以
自然黃鍾之宮建四氣而不窮故五均為樂之宗雖
夷狄邪奇亦莫不同是謂大通
通曰傳曰聖王承天立五均則風律不流象緯順
敘市不貳價四民常均蓋本之以不易之數顯之
以不測之神雖和之以人而寔順之以天也行之
以五德則仁義禮知聖應之以自然則喉齒牙舌
脣宮總四聲如乾統天然月令季夏律中黃鍾之

宮宮者中也時方土王與林鐘爲同前此則春音角夏音徵後此則秋音商冬音羽相應生變則轉爲八十四聲故將成五均則爲大琴長八尺一寸十有三絃以審聲爲中一絃爲黃鍾不動爲君商張右傍大小相次十二絃互柱以應十二月則播五行於四時而聲應以生角徵商羽皆可見矣是故五正二變聲於伏羲紀陽氣之初（詳見樂書）數雖有七而曰五音之正者蓋五均有調焉有曲焉調大而會者也曲小而分者也調則自宮而生衆聲曲則角羽相變不出本均之外黃鍾之均宮之宮也

凡宮聲皆宗之太簇之均商之宮也凡商聲皆宗之姑洗角之宮林鍾徵之宮南呂羽之宮所宗各如之其間五音爲閒是謂樂節川流敦化皆不外乎五行也自有隋以來即有聲數孰能違之後世乃有龜茲七聲龜茲西胡也隋鄭譯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恒求訪終莫能通先是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祗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號爲知音世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校之七聲冥若合符娑陁力華言平聲宮也雞識華言長聲商也沙識華言質直聲角也沙侯加濫華言應聲變徵也沙臘華言應和聲徵也般贍華言五聲羽也俟利篷華言斛牛聲變宮也就此七調又有五

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南呂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為十二律入十四調宋人因華言誤為七華又有胡僧守頡飜切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凡三十六羽為脣音者八幫滂並明脣重非敷奉微脣輕徵為舌音者八端透定泥為舌頭音知徹澄孃為舌上音角為牙音者四見溪群疑商為齒音者十精清從心邪為齒頭音照穿床審禪為齒上音宮為喉音者四影曉匣喻半徵為半舌音來半商為半齒音日以三十六字分五音天下之聲管是矣每聲復有四等清次清濁平如顛天田年邪龎厖之類横調之為五音如幫字則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

清濁徵之清央羽之清徵調之爲四聲幇旁傍茫是也幇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平就本音本聲調之爲四聲幇傍傍博是也幇宮清之平傍宮清之上傍宮清之去博宮清之入然則夷狄邪音亦豈能違哉鄭樵通志七音略曰天地之大其用在坎離人之爲靈其用在耳目聖人制律導耳之聰制字導目之明四聲爲經七音爲緯起自西域大抵華人不善音梵僧咒雨雨應咒龍龍見頃刻之間隨聲變化故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皇極經世天聲地音亦本此如多良千刀妻爲五聲多可个舌爲四聲乃若江左四聲混於吳楚沈約作四聲雜於吳楚世執以爲樂徐景安樂書宮爲上平商爲下平徵爲上羽爲去角爲入上平聲上去入宮之所以不用商也下平聲上去入商之所以還爲宮也樂府雜錄以平爲羽上爲[illegible]宮[illegible]宮爲角去爲宮入爲商上平犯下平爲徵則主二十八調又與景安異中原三韻偏於

河朔周德清中原音韻平分二義以平聲重濁者為陰輕清者為陽入派三聲蓋中原人無入聲語如至為烏則入為平角為效則入為上曜為糴則入為去戚曰周都豐鶴今河朔入聲多在平上間故周官角後宮而先徵羽徐景安以入為角以呲皆局於方言不一于正者也然則五均可弗立哉京房之準梁武帝之通皆倣大寒非五均之制

成均之教世子齒胄養以禮樂也言中絃歌動中佩玉步中武象趨中韶濩雖執射御徧聽律習容焉

通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世子七月而就燕室太史持同而御戶左比及三月而泣太師吹同曰聲中某律八歲就傅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太保之任

也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宴樂雅頌迭樂序大史
之任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
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
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
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
瞽宗書在上庠其舞樂下管武象必兼舞勺爲鼓
南以鼓節二南之樂歌也世子既與胄子齒知父
子之道君臣之義長幼之節矣立於禮則必成於
樂二者不可偏廢蓋禮以安上治人爲體以別疑
坊欲爲用以玉帛俎豆爲數以周旋裼襲爲容數

與容可損益也體與用不可斯須失也樂以易直子諒爲心以孝友中和爲德以律度鏗鏘爲器以綴兆舒疾爲文器與文可損益也心與德不可斯須失也故禮得其本則無體樂得其情則無聲以此養世子則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故曰禮由外入樂自内出斯須失禮則暴慢之行窮外斯須失樂則奸邪之行窮内故樂者君子以自養也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夫淫泆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節

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
邪僻無由入也世子及諸冑子將爲天子爲將爲
諸侯爲將爲卿大夫爲養之可弗豫乎必絃而歌
之使協其五言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
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記曰古之君子
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其不用商者以商在宮角
之中得其平也徵與角宮與羽則相去二律故用
其聲數琢玉爲佩左雙珩宮也雙珩羽也右雙珩
徵也雙璜角也相應成音常聞之而知其調也故
步而緩爲毋至于太文必中武象趨而急爲毋至

于太武必中韶濩則其動容周旋斯中禮也已鄉
射禮曰樂旌以宮偃旌以商宮聲鴻大商則降焉
故也大射禮曰負侯者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之
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鄉射則聲不絕而已蓋尊
者以樂為節甲者以聲告事可也乃若執御則在
車鸞和鳴而清節奏聲律存焉凡動之宜亦皆聽
律習容以從事豈敢斯須失養哉
聽風協姓著衆行師幾其上下而吉凶見矣聲也者
其天乎惟聖人為能稽天興樂
通曰聽風者何傳曰虞幕大舜之祖能聽協風以成樂

物生者也凡風聲隆隆如雷鼓者宮也如馬奔焱
走者徵也如扣鐘鈴者商也如濕鼓激波者羽也
如叫嘯啾唧者角也協姓者何古者司商名官協名
姓掌賜族受氏人始生則吹律合之以定其姓名
紀其族類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轉而相因五
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氣殊音變備而爲百故謂百
姓孔子吹律命音得羽之宮自知殷之苗裔者此
也黃鍾者何正月之旦天子命太史決八風聽都
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
角則歲惡皆豫爲之備君占雨暘以示民則於所

動如所謂羽乘宮雲從風徵動羽雷大作羽動角甘雨續徵動商陰轉陽者是已至如疾病則醫亦聽五聲焉宮和商剛角清徵疾羽弱是已行師者何行師之日授將弓矢大師吹律合音以律而臧否之順成爲臧逆則爲否宮則軍和而士卒同心商則戰勝軍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是已然自周末諸侯求勝周音乃以徵爲羽以羽爲徵徵者吞姬之子也王室不察亦鑄無射而爲之大

林故王師終以不競而察以水德滅周音尚大呂則聲之感召明矣聖王必使御瞽幾聲之上下察其幾微以知政令得失而預圖之其以此哉雖然妙萬理而燭萬事者心也原憲見子貢曳杖行歌聲若出金石曾子之歌聲亦如之顏淵聞哭聲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分于四海其母悲鳴送之今哀聲有似於此孔子使人問之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以故哀耳越椒暨伯石之生也聞其啼者皆曰豺狼之聲必喪厥宗夫聲惟安以和非金石而金石苟哀以厲非鳥獸

而鳥獸何也天之聰明明威在人是故氣成象而吉凶生心感物而神明著知天則知聲矣聖人稽天以爲樂樂本故樂自天作而天且應之況於人乎況於鳥獸乎

樂典卷第十七